

啓蒙的歷程與成長的考驗－淺析《西遊記》前七回

張翼鵬 (59311003)

一、前言：

歷來《西遊記》的研究，卷帙浩繁。從故事情節劃分，咸以第一回到第七回爲一階段，寫的是孫悟空由出生、學道、鬧三界最終受壓五指山的經過。自第一回以石猴形象出現乃至於美猴王、猢猻、孫悟空到齊天大聖，一變而幾稱，可看出這是一個身分認取的過程。此七回的回目中，「靈性」、「心性」、「心猿」更點出悟空是一天地生成、充滿原始動力的本能存在，這本能存在的形式在「自我」及「社群」之間衝撞磨合，從而自猴的形象要蛻變成人，必定接受一連串啓蒙考驗。《西遊記》前七回爲唐僧出現後的八十一難定了前調：西天之行其實就是成長的種種磨難還有人心潛在「心猿」的歸正歷程。本篇因此嘗試閱讀《西遊記》¹前七回，參照保羅、瑞丹 (Paul Radin) 「英雄演化週期」的概念²，鏤繹這一廣受市民喜愛的文本中，涵納的神話原型和傳說故事，以及其中所透露、中國傳統文化意念裡，對成長經驗的認知與態度。

二、啓蒙的歷程：

依照心理學家榮格的觀念，一個民族流傳最多最廣的是英雄神話，而英雄神話的基本功能即是「個體意識的開展一個體覺察到自己的強勢與弱點，透過神話得以武裝自己，準備面對人生逼他面對的重大考驗，而一但個體通過成年禮 (initial test) 的測試，進入了成年生活，英雄神話就不是那麼要緊，因此，英雄的象徵性死亡就等於到達了成年狀態。」³《西遊記》前七回裡，孫悟空從意識到自我開始，便展開一連串尋道及尋求定位 (武裝自己) 的歷程，直到第七回受壓五指山 (象徵性死亡) 結束，可視爲一英雄神話由生至死的循環，而這個循環也正如同榮格所言「反映了人類人格演化的某些階段」。引用保羅、瑞丹 (Paul Radin) 博士爲英雄演化週期劃分的四個週期，我們更能掌握前七回中孫悟空歷經的啓蒙之旅：

(一) 搗蛋鬼週期 (Tricker cycle)

¹ 本文所引《西遊記》內文，皆出於明、吳承恩著：《西遊記》(台南：魯南出版社，1987年9月初版)。此後行文將直接引用後標明頁數，不另加註。

² 卡爾、榮格主編，余德慧翻譯：《人及其象徵》，(台北：立緒出版社，1990年)。頁120-125。執筆本章的約瑟夫、韓德生 (Joseph L Henderson) 引用保羅、瑞丹 (Paul Radin) 博士1948年出版的《溫巴哥的英雄周期》一書所列舉的英雄演化四個週期，韓德森教授認爲，保羅瑞丹博士的英雄四個週期：「可以看到從最原始到最繁複英雄概念確切演進歷程，一旦我們掌握這此所列舉的重點，就能對英雄神話得到比較深切的理解。」

³ 卡爾、榮格主編，余德慧翻譯：《人及其象徵》，頁119-120。

搗蛋鬼週期相當於最早、最低限度發展的人生階段，在這個階段中除了基本需求滿足外，沒有特定的目標，這個人物以動物的外型出現，不斷尋找惡作劇耍賴的對象，然而在搞鬼耍賴過程中，卻漸漸發生改變，而有了與人相似的體態。

試看《西遊記》開頭，架構了一個立體的天地宇宙觀，從「混沌」神話起始，天覆地載的「二維」觀念下，萬物以善的本質存在。天地之間整個時間的開展，是以一日十二時辰倍數累進，以簡御繁，構成「日」－「月」－「歲」－「會」－「元」和諧的時間流；而十二會中由「子」的「一陽初動」，產生日、月、星、辰四象，然後近「丑」，形成五行，最後到「寅」，天、地、人三才定位，人由是乎生。空間的開展則受三皇、五帝的道統說影響，將世界分爲四大部洲，以東、南、西、北四個方位分別展開。

在如此宏大的時空維度下俯瞰，由面、到線、到點的聚焦，使石猿的誕生分外轟動：花果山爲東海上一小島，山上一石受天精地華卵化成猴，併射金光、驚沖凌霄。這一個出生景象擬仿「日出東方」，讓人想起「太陽誕生崇拜」神話中，「太陽蛋」、「宇宙卵」的形象⁴，本蘊含濃厚「原始生命力」深意⁵；「石生」的狀態結合「猿猴」的形貌，連繫到人類意識最古老的二大象徵主題－「石頭」與「動物」。「石頭」如同「子宮」，常常是「靈」的寓所，石頭生人，即是原始生殖力的象徵⁶；而「動物」主題則象徵人類原始本能驅力的暴力性及潛意識的難以駕馭。⁷

石卵化猴「五官具備、四肢皆全」但卻只是「似人相，不以人名」，一生成後，與蟲魚禽獸爲伴，食草、飲泉、採花、覓果，滿足的是基本生理需求，與羣猴在林蔭耍玩「拋彈子、耶麼兒、跑沙窩、砌寶塔；趕蜻蜓、撲螞蟥、扯葛藤、編草襪；捉蝨子、咬又掐、理毛衣、剔指甲」(3)一刻不閒，之後更賭起了穿越急瀑的惡戲。從作者敘事中了解當時人如何解釋及描述與宇宙萬物及人類由來，而「猿猴」作爲「人」的原型，於搗蛋鬼的階段還在自然生成的混沌中摸索，將在摸索裡漸漸過渡下一階段，接續人類進化與文明的出現。

(二) 野兔週期 (Hare cycle)

此時的英雄人物雖未獲得成熟的人類體態，但卻成爲人類文化的創建者－變形人。這個原型人物呈現了比搗蛋鬼更進步的一面，我們可以看到他正在變成社會化的存有，修正了搗蛋鬼本能

⁴ 參見陳勤建著：〈越地雞形盤古神話與太陽鳥信仰〉，收錄於《中國民間文化》1994年總第十三集，頁1-14。

⁵ 參見吳天明著：《中國神話研究》(北京：中央編譯，2003年1月第一版第一刷)，頁53-99。

⁶ 參見劉錫誠著：《象徵－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》(北京：學苑，2002年1月)，頁55-60。

⁷ 卡爾·榮格主編，余德慧翻譯：《人及其象徵》，頁296。

的衝動與幼稚衝動。

要成為社會化的存有除了自我存在的確立，還要被「命名」、被「認識」，石猴自我的第一次確立，是通過山澗後尋到「洞天福地的水簾洞」。石猴依約定將羣猴帶到洞中，使大家從「居無定所」得以「安身立命」，不受風雨霜雪欺凌。石猴這一類同文化創建的貢獻，使移動的居住樣態進入固定的穴居模式，將他推向猴中之王的位置，並在眾猴排班朝拜尊稱「千歲大王」下，自將「石」字免去，遂稱「美猴王」。

穴居的突破後，隨即是希望以「人」為定位形容所處的團體。我們看到群猴由上一階段的「禽有禽言，獸有獸語」(3)，到石猴登高一呼：「列位呵，『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。』」(4)，開始「序齒排班」、「分派君臣」(4)。這是以「低位」(猿猴)向「高位」(人)的追求，跨越的關鍵在以「信」為標準。順此，石猴有別於其他猿猴，「千歲之王」、「美猴王」的稱謂，縱使仍留獸性，但暗示他有「變形為人」的可能，是一個「被認識」的「有意義個體」。

自我意識的確立伴隨死亡的焦慮，猴王在洽意的生活中也憂惱到「將來年老血衰，暗中有閻王老子管著，一旦身亡，可不枉生世界之中，不得久注天人之內？」(5)當存在不只是本能的滿足，「如何解脫生死限制？」成為人類理想追尋的動機，有趣的是，美猴王的起步是告別快意舒服的物質生活，駕著木筏渡海，從「尋師」、「學習」開始。「渡水」的意象本身即是一種「改換身分」的象徵，是文化進程中必須出現的一個意象和過程⁸。而「學習」的首站是「外在表象」的模仿改變，猴王「剝了人衣裳，也學人穿在身上，搖搖擺擺、穿州過府，在市廛中，學人禮，學人話」(6)，這裡體現的「羞恥感」以及初生社會接受外來文明時強硬嫁接的方式，亦暗喻「神話」到「文明」的裂變。

猴王花了八、九年在外闖蕩，直到漂流西界，巧遇林中樵夫，才勘破外緣於物的學習，無益於脫離輪迴，要到達不生不滅，其實不假外求、只在一心。樵夫說：「不遠，不遠。此山叫做靈台方寸山，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，那洞中有一神仙，名須菩提祖師。」(8)「靈台方寸」、「斜月三星」指的都是「心」，「須菩提祖師」一名參合佛、道，可見求佛求道本在一心。心的修行可受指引卻無法得到他人助力，這也是為何樵夫堅決不同行，只對石猴說：「你自去，自去。」(8)這整段符應民間故事中慣常的「遇仙」橋段，樵夫意象及所唱的歌謠：「觀棋柯爛，伐木丁丁」「相逢處，非仙即道，靜坐講黃庭」(7)，大量使用「遇仙」傳說，時間在永恆停滯，然後有接

⁸參見居閔時、瞿明安主編：《中國象徵文化》(上海：上海人民，2001年7月)，頁328-331。

引入「洞」、不老容顏的「仙童」，「洞窟」的進出切斷俗世，進入聖的時間，象徵石猿由「外在表象」的學習躍入「心的抽象」修持。在祖師與美猴王對「姓」的一番類似禪宗公案的對答後，美猴王得到新的「命名」：孫悟空；且不論「悟空」二字雜糅多少佛教「體物真如」的思想，至此，美猴王的名號又脫落「猴」的原始動物本質，漸在世俗哲學及宗教光環下蛻變。

（三）赤角週期（Red horn cycle）

吻合原型英雄的要求：超凡的力量，展現在以狡計或體力打敗他人。他擁有威力十足的同盟，開始走近人的世界。然而卻是個原始世界，必須藉著超凡力量或守護神幫助，才能確保人類戰勝困擾他的邪惡力量。

孫悟空進了斜月三星洞，從「灑掃應對，進退周旋之節」，到類似六祖慧能一般，洞悉祖師的當頭棒喝，因此習得道家長生之術，自修自煉學會七十二地煞的巧妙變化，因為禁不起師兄弟的慫恿，炫耀起自身超凡的力量，因而被祖師趕出斜月三星洞，筋斗雲一翻，又回到原始、非人非獸、充滿「妖魔化」、「野性」的水簾洞。搶回水簾洞、打敗混世魔王，是他展現力量的首戰，其根由除了演試武藝、保護同類更是要回返原鄉、延續家族譜系，「濟子蔭孫」，在這裡將原始力對子嗣延續重視活靈活現展演開：

悟空又笑道：「小的們，可喜我這一門皆有姓氏。」眾猴道：「大王姓甚？」悟空道：「我今姓孫，法名悟空。」眾猴聞說，鼓掌忻然道：「大王是老孫，我們都是二孫、三孫、細孫、小孫、——一家孫、一國孫、一窩孫矣！」(19)

第三回開頭，孫悟空尋求「同盟」——一個稱手的武器「如意金箍棒」，及一身的披掛。為此，他不惜「鬧海王宮」、「鬧陰司」。此處「海」除了提供「無盡寶藏」的象徵外，還意指流動的「慾望」，而悟空在幽冥司一舉勾消生死簿的舉措，更顯現他回到原始本心狀態下，對「死亡」的恐懼，因此在「赤角週期」中，困擾他的邪惡力量正是這兩大焦慮——「慾望的抗拒」、「死亡的擺脫」。

「鬧海」及「鬧陰」的「反體制」行爲，很快便層層上稟至玉皇處，在班表奏議下，納太白長庚星建言，以修詔招安的方式，授與猴王一「大小官職，與他籍名在錄，拘束此間」(27)，明為「弼馬溫」，實為官職「無品」之「禁囚」。待認知到自己被賦予的是「後生晚輩，下賤之役」(31)，悟空打將出天庭，索性置上「齊天大聖」旗幟，要與「輕賢」的玉帝比拚。招安不成，玉帝御令托塔天王與那吒三太子一同下界擒拿，仍然不敵悟空神通，終採太白金星招安的

手段，打算以「有官無職」的方式，平撫悟空的造反。從「弼馬溫」到「齊天大聖」，再度回到天庭的孫悟空，代表外在環境對反抗的暫時妥協；也代表慾望焦慮在「空名」之下暫時得到克服，其間緊張的關係仍一觸即發，因此「齊天大聖府」下設「安靜司」與「寧神司」，「確保人類戰勝困擾他的邪惡力量」，象徵意味十足。

(四) 雙生子週期 (Twin cycle)

集合人性肉體 (溫厚的、反省的) 跟肢體 (反叛的、行動的) 的兩個側面，戰無不勝、攻無不克，最後卻因過度濫用能量；逾越了最終界線，受到儀式性上的犧牲或永遠活休息狀態的懲罰。這一週期反覆出現一基本主題是：人類究能成功的堅持多久，不犧牲在自己的傲慢 (hybris) 之下？用神話的語言來說就是，如何不犧牲在諸神的忌妒之下？

二次回歸天庭，有名無職、投銜置散的悟空，對整個既有體制而言，無疑是潛在的亂源。為防閑中生事，玉帝詔令他「權管蟠桃園」，然而這過防小人的舉動，反到將孫悟空推逼至連神仙都難以抗拒的誘惑中。「蟠桃」是神仙故事中經常出現的仙果，栽種不易服食後可以延年益壽，甚至羽化成仙，禁不起誘惑的悟空，再次放縱本心猴性：「脫了官服，爬上大樹，揀那熟透的大桃，摘了許多，就在樹上自在受用。吃了一飽，卻纔跳下樹來，簪冠著服」(39)，穿脫官服、上下大樹的行動，正代表他原始及文明拉扯間的兩面性。

吃飽醒轉的悟空發現蟠桃事發，開始了一連串的賺騙、盜酒、偷丹、「大鬧天宮」，釀下滔天大禍，為避責罰，又回到狂妄無忌的花果山水簾洞。第二次收伏孫悟空，父子關係組成的收伏大隊，幾乎搬動所有天兵天將，甚至連那吒的哥哥惠岸一起加入，但不見奏效。直到觀音出現，建議玉帝、商請二郎神捉妖，孫悟空與二郎神對戰，出現一連串民間故事中變形逃脫的橋段，二郎神以成正道的神祇「正身」對付孫悟空妖魔化變成「至賤至淫」的花鴉形象，加上老君一只「化胡為佛」的金剛鐺暗器，及嘯天犬、梅山六聖的圍攻，大聖不敵，被「一擁按住，即將繩索細綁，使勾刀穿了琵琶骨，再不能變化」(53)。此段中觀音的出現成為關鍵，觀音雌雄同體的形象，代表了「與女神相會向父親贖罪」⁹。

⁹ 坎柏針對東方文化裡的菩薩，尤其是中國及日本傳說中的觀音，有極為深入的研究，他認為觀音菩薩奇妙之處有三：一、雌雄同體代表與女神相會向父親贖罪，從此英雄會想起自己就是他要尋找的事物。二、生命與生命解脫，(愛與死、慾望與破壞) 區別的泯除，即永恆與時間的一致。三、第一奇妙之處是第二奇妙之處的象徵，即時間的世界是偉大的母親子宮，父親產生的生命中混合了他的黑暗跟死亡，我們在母體孕育，離開父親而駐世，但當我們死亡，通過時間子宮時，我們誕生於永恆，又被交回父親手中。參見坎柏 (Joseph Campbell) 著、朱侃如譯：《千面英雄》(台北：立緒文化出版社，2001年1月初版四刷)，頁160-179。

以天律論誅的悟空，斬首、火燒全都奈何不了他，最後用老君的八卦鍛煉，也能毫髮無傷，甚至意外得到能辨真偽的一雙「火眼金睛」，出了丹爐、死命逃脫的悟空，又是一陣執棒渾打，直到玉帝請來如來佛祖鬥法後，佛祖隨即翻掌一撲，「將這猴王推出西天門外，將五指化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座聯山，喚名『五指山』，輕輕的把他壓住」(58)，又用六字箴言的法帖，施咒在山頂，壓得大聖只能「運用呼吸之氣，手兒爬出，可以搖搖掙掙」(60)，失滅往日威風，在五指山下靜待「災愆滿日」。

本段中悟空最後難以誅殺、只能受伏，象徵「心」只能鎮壓、不能毀滅。但可議的是，對佛祖而言，收伏悟空既易如反掌，為何玉帝還要折損一堆天兵天將，不一開始就請出觀音和佛祖呢？「儒」－「道」－「佛」一貫收妖的歷程，此後往復不斷出現在八十一難過程中，形成一固定模式。¹⁰《西遊記》至此回應「雙生子週期」基本的主题：「人類究能成功的堅持多久，不犧牲在自己的傲慢(hybris)之下？」，也揭露了神佛間與希臘神祇一樣殘酷的本質：他們想誘發出的或許是成長過程中，原始本能那無邊無際的傲慢本性，然後在無數的磨折後，給予一次徹底的挫傷，從而捍衛群體權威，儆醒意欲脫序的靈魂？

三、成長的考驗：

孫悟空從一誕生便伴隨一連串死亡，展示出「生與死」、「愛與破壞」的母題，其中我們看到在「心猿受定」前，孫悟空不斷面對的是「名」與「存在」、「生」與「慾望」、「自我」與「權威」間的纏葛，如果說英雄神話呈現了我們努力藉著永恆虛構的幻想之助，以解決成長問題，那麼在《西遊記》前七回中，呈現了哪些人生的衝突與危機呢？

(一)「名」的惶惑、執著

上段曾經述及，石猿在花果山被簇擁為王後，開始自我存在的確立、開始突顯一個「有意義個體」自我的重要。因此我們看到除了一再脫落「石」字，改稱「美猴王」；脫落「猴」字，改稱「悟空」，甚至到後來受封「弼馬溫」及自號「齊天大聖」，種種「名謂」的改變外，孫悟空還執著在「我」的「被看見」、「被認識」，因此屢屢受到「名」的矇蔽及錯弄。如：尋道過程中被須菩提祖師趕出斜月三星洞，其源便是因為禁不起師兄弟的慫恿，起了好名虛榮心，「抖擻精神，賣弄手段」(15)；學成歸回水簾洞與混世魔王的一戰，孫悟空掄起金箍棒，開口也便是喝道：

¹⁰ 孫悟空一行人總是先對妖魔講道理，講理不成便以武力收妖，收妖過程往往先藉助道教神祇的幫忙，若仍行不通，便有觀音、如來可以求救打聽。

「這潑魔這般眼大，看不見老孫！」(18)

除此之外，兩次招安、兩次叛逃，更與「名」的執著息息相關。第一次招安，從第四回回目：「官封弼馬心何足」可看出悟空受封時的自我滿意，他像初出茅廬工作的社會新鮮人一樣，對社會地位意義不甚了解，只是充滿幹勁將交付的工作完成。不料待到從他人口中得知「弼馬溫」官職的「不入流」，也就是原來外在社會定位，跟內心自我定位有如此大的落差後，便憤而告去，且變本加厲授命前鋒，與天庭一拼高下。「被命名」的低估，引其自我反彈，從而以「膨脹自我」（自命齊天大聖）、「帶刺」（獨角鬼王為前鋒）的防衛機轉來彌補。

第二次招安，偷吃蟠桃的大聖在大罪臨頭時，不下界逃命，反倒在意的是自己有無出現在蟠桃大會的受邀名冊上，導致之後一連串鬧天宮的罪行，錯上加錯：

大聖笑道：「可請我嗎？」仙女道：「不曾聽得說」大聖道：「我乃齊天大聖，就請我老孫作個席尊，有何不可？」仙女道：「此是上會舊規，今會不知如何？」大聖道：「此言也是，難怪汝等，你且立下，待老孫先去打聽個消息，看可請老孫不請。」(40)

「名」是否被看在眼裡，成了孫悟空最在意的一件事，成了往後取經路上必須要克服的問題。怎樣才能解消「名」？從「執著我」—「放下我」乃至「無我」的境界，跳脫生死輪迴大道？在美猴王出洞尋道前，作者這一段偈語般的話，真真透露此間的不易：

見世人都是為名為利之徒，更無一個為身命者。正是那：爭名奪利幾時休？早起遲眠不自由！騎著騾驢思駿馬，官居宰相望王侯，只愁衣食耽勞碌，何怕閻君就取勾？濟子蔭孫圖富貴，更無一個肯回頭。(6)

(二)「心」的衝動、無明

啓蒙過程中「修道」即是「修心」，然而石猿從原始本慾中誕生，充沛的「力比多」(libido)常暗影般跟隨著他，伺機浮動。前七回中，只要孫悟空回到花果山水簾洞這個本初之地，幾乎就被本慾的妖魔性矇蔽，「心」由是轉變為具殺傷力的武器，其具體化的表徵就是「隨心念意旨變換大小」的「如意金箍棒」，從龍婆、龍女口中，如意棒是「天河定底的神珍鐵」(22)，可見得它是人內心深層意念的一種純化，這個潛意識無名衝動的化身，「挽著些兒就死，磕著些兒就亡，挨挨兒皮破，擦擦兒筋傷。」(23)另外，大鬧天宮之前，偷吃蟠桃吃到飽的孫悟空，也曾幻化成一顆半紅半白桃子，桃的形似「心」，則完全將孫悟空放逸迷失的「心」慾望化。但「力比多」(libido)是破壞的根源，也是創造的動力。第七回孫悟空從八卦爐中逃出，作者為表達「心」

無盡放馳的可能，以及其能夠造成的無限傷害，寫到孫悟空變成三頭六臂，還將金箍棒變成三條，舞得眾神相近不能時說：

圓陀陀、光灼灼，互谷長存人怎學？入火不能焚，入水何曾溺？光明一顆摩尼珠，劍戟刀槍傷不著，也能善、也能惡，眼前善惡憑他作，善時成佛與成仙，惡處披毛並帶角，無窮變化鬧天宮，雷將神兵不可捉。(56)

由此可見，這裡的心不單指孫悟空的心，而是泛指所有的心言。所謂「心者，意之動」，不管是神佛、人、妖，一念動可以成菩薩；一念動可以成妖精，善惡是非，存乎一心。因此，成長的考驗，聯繫在每一個關卡裡，心的取捨。

(三)「天」的規約、鎮壓

從孫悟空的出生直至象徵性的死亡為止，可說是一場「衝天」－「齊天」－「逆天」－「安天」的過程，連結到個體生命上，便是一個人如何安身立命於天地之間的成長過程。「天」代表個人所面對的整個社會、體制甚至是文化、宗教威權。前七回的孫悟空便在矇懂未化的個性中，不停在衝撞「天」的狀況下學習、成長。第一次招安不成，天帝派的「托塔天王」及「那吒三太子」父子檔便具深意，且不論「那吒」與「天王」在佛、道間互相滲透的形象為何，光從兩人「緊張」的「父子關係」出發¹¹，加上擒妖大隊的先發將軍為「巨靈神」，這「君臣」、「父子」、「巨靈」當頭罩下，講的便是中國傳統文化中「君權」加上「父權」，鎮壓放縱之「心」的雙重力量，而成長的個體有對壓制力量的抗拒渴望、顛覆渴望，兩者於是必須在互相斷傷之間取得緊張平衡。

除了君父威權，《西遊記》中亦充滿俗世的情感哲學及濟世之道¹²，因此「濟子蔭孫」的渴盼加諸悟空求道後的第一件任務上；「列隊仙班」的儀式不論在天庭或水簾洞中皆加以擬仿¹³，「儒家」象徵的「太白星君」與玉帝之間，一個開口便是「臣啓陛下」，一個回道「依卿所奏」，跟羣猴口稱「大王千歲」，並無二致。連仙界都要講「層級」，如此積累日久、鞏固非常的「天」難怪容不下一個「無父無母」、因為「玉帝輕賢」而大膽提出「皇帝輪流作，明年到我家」(57)的孫猴，最後請動宗教權威如來神佛，以一席話呈現父權巨大體制的形成及不可侵犯的神聖性：

¹¹ 不待看《封神演義》，《西遊記》第八十三回中，為救父親的結拜恩女，那吒架住父親的劍，使得托塔天王大驚失色，父子間的緊張關係可見一斑。

¹² 參見張錦池著：〈宗教光環下的塵俗治平求索－論世本《西遊記》的文化特徵〉，收錄於《文學評論》1996年第六期，頁132-141。

¹³ 關於這方面的論述相當多，主要認為天庭是當時作者對於所處時代朝廷皇帝無能的影射與指控。可參考薩孟武著：《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》(台北：三民，1999年4月第十版)。

佛祖聽言，呵呵冷笑道：「你那廝乃是個猴子成精，焉敢欺心，要奪玉皇上帝尊位？他自幼修持，苦歷過一千七百五十劫，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，你算，他該多少年數，方能享受此無極大道？你那個初世為人的畜生，如何出此大言！不當人子！不當人子！折了你的壽算，趁早皈依，切莫胡說。但恐遭了毒手，性命頃刻而休，可惜了你的本來面目！」

(57)

悟空於是遭翻壓在五指山下，此時天庭開起「安天大會」，觥籌交錯，走斝傳觴，簪花鼓瑟。在這樣的「好會」中，「不當人子」的受鎮壓，是如此的「合情合理」，值得慶賀。

四、小結：

《西遊記》受到廣大民眾的喜愛，其中必定有著與常民心靈合拍的結構，碰觸每個人心深處、念茲在茲的亙古疑問。前七回中孫悟空以一「潑猴」形態，勇於向權威抗爭，他的啓蒙歷程及成長經驗，其實和每一個現代人、每天面對抗拒及壓抑的心靈，若符其節。在這個「異化」(alination)的年代，我們偶爾像「初世為人」的猴崽一樣，懷抱著不被人了解的勇氣與自信，又像「煉金術士」一樣，意圖將屬乎「本我」的「石頭」，淬煉成金¹⁴；偶爾頭痛於祖宗家法「緊箍咒」，但仍全心全力向前取經。面對大千世界，大環境處處充滿不公及災難，掙扎是「存在」的常態，如何安身立命又不違自身所認定的價值觀？恆常困難。但放眼《西遊記》結尾，取經人取得經書後受到「天位」的「冊封」，但故事還未結束，唐僧一行人還是踏上回中土的旅程。《西遊記》書中儘管一再強調「佛」、「道」境界的追求跟超脫，但作者的關懷眼光終究留在「現世」。人生起伏之際，淺讀《西遊記》中悟空的啓蒙歷程，貼近感受這由服從(submission)到受制(containment)進一步獲得解放(liberation)的每個儀式，也許我們真能像榮格所說，「經過這樣的歷程，每個個體都能調節和他性格中矛盾的成分，終於能夠達到身心平衡，成為真正的人，真正變成自己的主人。」¹⁵

¹⁴卡爾、榮格主編，余德慧翻譯：《人及其象徵》，頁 248。

¹⁵卡爾、榮格主編，余德慧翻譯：《人及其象徵》，頁 181。

參考書目

- 張錦池著：〈宗教光環下的塵俗治平求索－論世本《西遊記》的文化特徵〉，收錄於《文學評論》1996年第六期
- 陳勤建著：〈越地雞形盤古神話與太陽鳥信仰〉，收錄於《中國民間文化》：1994年總第十三集
- 石麟著：〈心猿意馬的放縱與收束－《西遊記》主題新探〉，收錄於《湖北師範學院學報》1995年第二期
- 宋克夫著：〈主體意識的宏揚與人格自我的完善：孫悟空形象塑造新論〉，收錄於《湖北大學學報》2000年第二期
- 劉松濤著：〈《西遊記》神魔形象論〉，收錄於《許昌師專學報》1995年第三期
- 明、吳承恩著：《西遊記》（台南：魯南出版社，1987年9月初版）
- 卡爾、榮格主編，余德慧翻譯：《人及其象徵》，（台北：立緒文化出版社，1990年）
- 吳天明著：《中國神話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央編譯，2003年1月第一版第一刷）
- 劉錫誠著：《象徵－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》（北京：學苑，2002年1月）。
- 居閱時、瞿明安主編：《中國象徵文化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，2001年7月）
- 坎柏（Joseph Campbell）著、朱侃如譯：《千面英雄》（台北：立緒文化出版社，2001年1月初版四刷）
- 薩孟武著：《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》（台北：三民，1999年4月第十版）
- 葉舒憲著：《中國神話哲學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，1997年4月重印）
- 鄭明俐著：《西遊記探微》（台北：文開，1982年9月）